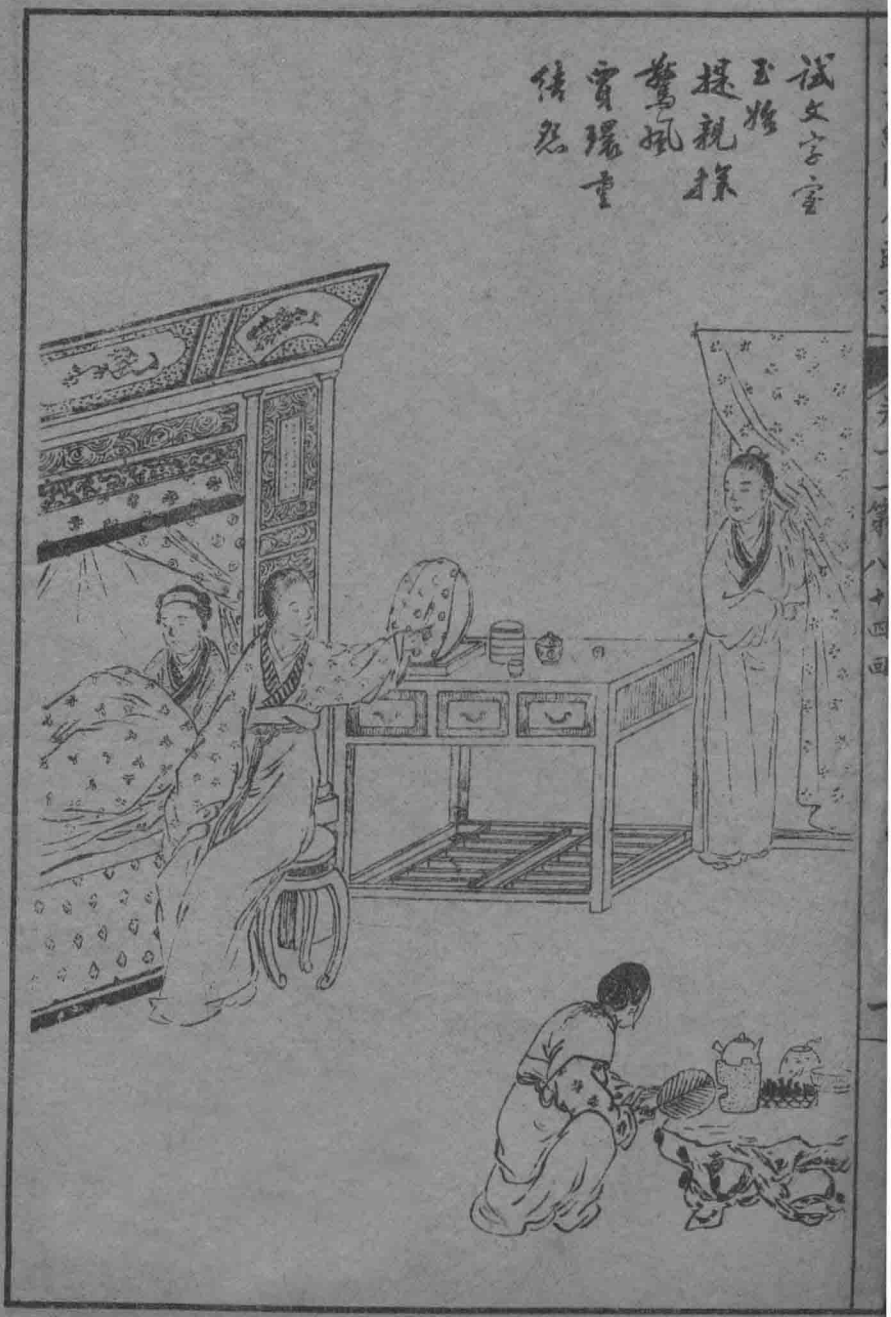
全圖增評金玉緣

卷十二

省宮闈賈元
妃藥怨
鬧閨閣薛寶
釵吞聲


試文字雲
玉雁
提親探
驚風
寶環重
結怨

感松聲拔琴悲
傳事
生祥
走入
妖魔

博進歡寶玉
讚孤兒
平家法賈珍
鞭撻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評曰　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況王大夫的要黛玉已是不起之症臨行向賈建說黛二郎倒況有什麼大病意在言外外人說寶釵二府富豪象象實在誠言可怕王風姐亦曾有見識惜其貴於接處將仔細留心為將來保奉之道作者借此警醒世人能思預防逆至合着語言真來鶴是一場空之來句可見富貴人均須於接處將仔細留心為將來保奉之道作者借此警醒世人能思預防逆至合着語言真來鶴是一場空之來句可見富貴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還慈　關關雎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什麼東西來這個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老太太也不恐應着婆中言語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向是貼不上的竟像辱罵自己的樣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要曲得來因此肝腸崩裂登軍去了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來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中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舒着拐杖赶着一箇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箇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有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婆子所赶偏是外孫女兒見同病相憐增悲恨怕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我怕他開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里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遠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去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將纔也聽見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慢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煩心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歡喜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硬朗起來大家依傍結社作詩豈不好呢探春恩開開開開出於誠心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歡喜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好日子只怕不能彀了聞之酸半晌說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史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對探春是淡是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自不勝喚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牀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人走的脚步响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鐵一陣一陣的眩暈的煩惱起來諸般縈繞金枕座的人卧床景況恐怖探者反未能述出因教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背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要喝了叙滿湘病況摹寫入微作着豈亦身歷耶紫鵑復將碗遞給雪雁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得窗外悄悄說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又來試看林小姐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慌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感着眉道終久什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

人莫作聞說看以黛玉有病引出元妃有恙寫金桂撮弄鴛鴦下之妙

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喊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口說好像刀子剜了去的直鬧到打亮挪子以後總好些了你說嚇人不嚇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下連忙陪着笑樣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獨自一個兒聽白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魔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三回和盤托出也襲人道也沒說甚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總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省的攔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自己病同心人亦病如旁偶其奚言我病方寸靈臺馬能容此許多層折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口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嘲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不是黛玉薛寶釵明明說兩個玉兒光得多病多災也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心細一語斷送黛玉鳳姐不僅月眾人也不敢答應賈母便向鴛鴦道你若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快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自去傳語這裡探春湘雲就跟了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題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看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娟姊姊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脉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可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褪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坐下說道六脉皆弦因平日結滯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裏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眩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過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非誕其實因肝腸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着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受其殃氣不流通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滋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使姑擬異道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陋俗敬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舒眉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歷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蜜血拌炒非柴胡不為宣少陽甲膽之氣以蜜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蜜血拌炒正是借周

教以安劉之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看這話是了王大夫又說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無說是那麼看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說王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連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了一半便話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躺了摸身上只剩了骨頭閒閒他是再也沒有話說只是滿眼淚（第二十回又遠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關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應前賈母送錢見得吃時不送矣）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咋嘴了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不過灣兒來大知道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到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去曲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莫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兒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着又笑了一般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送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偺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着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賈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世情眼淺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應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半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又有人說他門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書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單紗戴的吃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外頭說誇凡淺眼孔大遠言生事）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外時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兒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不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弄了幾天戲了更語娘懷着遠了他外頭就造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到不是可笑到是可怕的（心地何嘗偺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兒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探的住呢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兒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個月錢的話他是個伶透的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去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得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史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見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元妃事又未序及此寫特點綴以見正在熱鬧時也）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裏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太老爺經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

裏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為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也到了晌午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召親丁四人進裏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於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大門回家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大太了那一個人呢眾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道必得鳳姐兒他諸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等家外凡文字坐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逐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等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老去回明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回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裏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了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同賴大進來至二門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等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那夫人也過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眾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騾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會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看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眾人在外等候走進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都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在此賈赦賈政便挨次站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金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子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那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那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有宮闈稱道鳳姐嘉其能也回奏只見一箇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過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頭眼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裏已擺得酒桌名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了宴又眺瞻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導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璉寶大爺兒一齊回來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悉備齊集不提且說薛寶釵金桂赶了薛蟠出去日間吵鬧沒有對頭赦姜又住在賈政那邊去了口剩得寶釵一人閒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釵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來幾杯悶酒躺在床上便要借那寶蟠做個醒酒湯兒好解因聞着寶蟠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那裡去的

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說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遂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遂有什麼。奶奶太們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怎不得的有人庇護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遂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棒臉子說寒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林爹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碍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甚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此婢比尤二姐利害正經的奶奶。又被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棹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娘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遂了得。說着自己扶了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跟着過去。復又嘱咐香菱道。你在那裡罷。母女回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遂哭嚷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宅翻家亂起來。這遂像固人家兒嗎。矮墻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裏接最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婦帚頭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也沒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要沒見過這樣規矩。是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曲了。（金桂不如鳳姐者鳳姐尚能承老祖宗歡心金桂却不能供婆婆快樂也）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荒纔過來的。就是問的多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媽媽天天為我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遂不遂呢。（婆婆始性恰教亦難苦矣）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理挑撥。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多娘教道。再看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寶釵託遊娛而去却受金桂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撥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連我從來沒有加他一點兒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我他腳底下的泥。我遠跟不上呢。他是來久的了。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許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活寡難守言之又言其顏厚於十重鐵甲）薛姨媽聽到那裡。為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嘔我。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到也是希罕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要動氣。我們既到這裡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嫂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的身邊了頭回看秋菱。迎面上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好。那了頭道。老太太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遂謝謝前兒的熱孝。遂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聽見那遂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暑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嘱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腸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嚇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鶯風寶玉重結怨

評曰
寶釵詩詞
雖對襲注
俱已做過
八股本書
講究若不
一試將來
中無使無
根脚故於
再入家塾
時專為制
藝一層
試過文藝
後即接寫
說親一事
引起寶釵
金鎖寶玉
求親是寶
玉釵黛三
人結果之
因
以張家的
親事襯出
寶釵文情
曲折舒徐
寶玉親事
於巧姐病
中說起是
以成親亦
在寶玉病
中作者暗
以伏筆作
歇兆
實緣因巧
姐而結怨
為將來事
實之根由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都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煎濃的熬了一碗給他母親吃。又和秋麥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喜喜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氣又氣的是金桂撒潑惡的是寶釵有法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纔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秋麥照看諒他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病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親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政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大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厮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道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卻着實惦記着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到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大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有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呢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呢賈德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這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的終身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根不蒂的反要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卻有些不歡喜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誤他成人的大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人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定在未必一定是那裡沒出息的必至遭蹋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看模樣比環兒還好些都不是偏心不知你們看看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覺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大人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真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眾人也都陪着笑了當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是看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慢慢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喜體些人情兒呢說得王夫人邢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這笑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下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說什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王邢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番纔都退出各散卻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蹋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看個屋裏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吃罷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兩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是個人不知而不慍一箇是則是歸三字開課三文題纔給寶玉賈政道都有橋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道你帶了家來了。遂是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找點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找書停子。抽屜裏有一本選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快拿來一會見焙茗拿來了。遂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閱有時見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選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矣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童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功夫與年歷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六十七十。偶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據頭兒忖紙本子上面寫着題目課一字的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歸此聖人所為自信於十五時點便開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覩着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箇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下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悟寶玉答應看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遂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了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讀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前幾日已講完了。如今纔講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題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揚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牢天下矣則舍揚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出色之處但初試者畢能如此這算不離。涉及時藝以此乃流俗所尚不得不備一格蓋草木破承聊以塞責偏徒陷人這篇其跡雖先生善作詩文則通以玩先生作者火正色潔日我不能作破承與前年我在任上遂出個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得答應着低了頭搜索枯腸實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細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站住賈政側身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廝回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已當寶釵回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作着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既知道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口得拿摺扇慢慢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着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瞧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怎麼這早就總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一徧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眾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突然又不好就走只見就看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薛姨媽賈母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麼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早忙情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找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看鳳了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吃他自己吃去罷王夫人道你也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

我我吃驚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杯筯鳳姐熟歪對了一巡酒婦座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襲姨太太提着我醉耳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襲知道是他怎麼樣孩子好好好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放上飛紅數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來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道他幾次他生心不聽說我也沒這麼大精神和他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件麼蓋紫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膝的甚麼老太太這道有什麼不知道的真是不好說的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了頭起見他魂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來曾說又嘆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這不知道呢這如今總婦子專知寶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家裡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看人去倏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溫厚和平雖年輕却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都讚嘆了他一會子呢都像寶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實失話那給人家作了總婦兒怎麼叫人還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敬服呢寶玉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獃獃的往下聽了（魂已撇開而無嘲於此見何寶玉之情不過止無情無義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人家兒家養了螃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了沒心口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牢騷老太太這裡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賈寶客人決無体面或被鬧事者差勝薛耳寶玉亦逢着矣人莫說姨話之意）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耳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已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了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了向賈母躲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說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道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了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的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看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來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了頭們太慌小怪屋裏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你何嘗兒忘儘着孩子的脾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寶玉的病賈母道林了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結實了要賭這靈性兒也合寶了頭不差什麼要賭見厚待人裡頭却不叫他實姐姐有敬待有儘讓了（既讚寶釵賢慧寶玉又以釵黛相衡曹母已覺偏屬釵人自然望風承旨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纔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了頭和香菱了打什麼回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回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裏却也歡喜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喜下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懂得些罷了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有高效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陪笑道也是晚生相好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兄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的看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火候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卻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道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

王兒听提張家晚生部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王作梅取月老之意其他詹光鑾錫諸人嘉名已信為慧慧聞清客頑名恩義都非此盜虛假賈政聽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本原和那邊大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那夫人之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那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兒姐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經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麼王夫人道看看是搐風的來頭只是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那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那夫人那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動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太老爺又說只有這一箇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厭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政聽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說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那那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等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那王二夫人答應看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道却也不止為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看便吩咐你們叫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那王二夫人答應看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出賈母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還不請人赶着醫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問那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巧姐兒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着臉皮發紅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問那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請大夫去兒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那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麼不走動了那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俗們作親大啬吝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那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着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箇寶玉一箇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金玉姻緣一書大旨出自鳳姐口中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娘在這裡你為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了些這個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那王二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那王二夫人暑避那大夫同寶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聯遠與用四散神丸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之那大夫同寶璉出來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嘱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們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裡喚了無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喜放了一點心纔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塊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珍珠冰片硃砂

評曰
叙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兵此無保舉一節則從任部中原有因由文垂使不鶻突

快然起來自己用戒子按方秤了攙在裏面零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璉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媽叫我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璉口裡答應口管各處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聽得說你這裡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照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璉聽了便去伸手舒錦子暗時豈知指手不及沸的一般錦子倒了火已滅了一半賈璉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illegible]封鳳姐氣得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面冤家你何苦來遠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了頭來我賈璉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樣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把藥再煮那丫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璉哥弄倒藥錦子說了一偏了頭怪不得他不敢回來罵了別處去了這璉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過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人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快找璉兒賈璉在外間屋子裡聽着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箇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激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罵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般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遂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璉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響心動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總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璉只聽賈璉在外間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錦子激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兒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出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踢遭罪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提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遠只管信口胡說遂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看人來安慰鳳姐一般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了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照向年備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賈王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賈王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顏威儀已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北府拜壽與四十三賈政賈政遂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裏面出來了一箇太監手裡捧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要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揖次便是珍璉賈王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賈王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王兒好玉寶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承王爺福底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到是大家說說話兒能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詞那賈赦早已跪下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政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殿成舊一處好生款待都單留寶王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賈王謝了恩挨在門邊踮嫩上簡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今尊領前任學政時東公辦

一段閒事文法亦不雷同

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視若兒也是冒失少在一明一暗俱與寶玉心事相關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眾人俱不懂雖都是反照寶玉之過事不諧卻是兩樣文法

蕊珠記寶升一夢見寶玉夭亡影子吃棒是寶釵暗苦影子遭摩帶使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

於極熱鬧時忽接訃聞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象

第七十九

事。凡屬生員俱已心服之至。他陞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他十分保舉可知是今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敬過。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賚。說着呈上謝表。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他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今日你來的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預備。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看。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回來了。賈赦便自回院裏去。這裡賈政帶着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了道安。說了一回府裡過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偕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遂倒是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便母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箇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進來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遠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箇缺。外頭人和部裏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胡說。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才出去了。且說珍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看。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去。寶玉別去了。將散收拾。則衡來物件。子弁皆視之可平哉。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寶別開。況了。寶玉玉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得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況得過。是真是假。我止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放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寫寶玉若明若昧令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顏色是紅的。火自然光照着。紅是有的。寶玉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遠他看完了。閒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言中之言至一百十六回始行補出此則。見首尾。便問寶玉吃了飯。遂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若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麼。我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裏煩的怪煩的。讀者至此也覺怪煩。說着。叫小丫頭兒點了一個火兒來。把那斷的帖兒燒了。前張道士作醮是空言至一百十回作醮已指是言益以賈妃之信層層疊疊為十回作引。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騙。催着吃了一口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襲人回過。何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若兒兩兒的。不知什麼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得這麼樣。稜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關關閉閉。胡鬧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見得嬉子亦是情種襲人勞遇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彆扭了。你又這麼着。他那帖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你混住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遂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摸咪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我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要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畫箋。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若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若兒梳梳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太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他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裏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雲陪笑道。叔叔不信。口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偕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着

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文十九八十回為一段敘鮮端娶妻不貲迎春遇人不淑為化業屋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為一段敘寶釵再入家塾伏中舉之根八十三四五回為一段敘賈璉又結怨仇鮮端復遭人命伏將來事實巧姐金桂張華自害等事中間夾敘元妃張惠及寶玉捉親釣魚古兆賈政陞官均係敘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線

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寶玉去對寶玉數落腦袋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甚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道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遠不成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父親陞了即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喜喜道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是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遂不快走呢賈芸把紅了臉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春吐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了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見代儒笑着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遂來了麼寶玉笑道說過來見了大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玩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着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舉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假幾天聽說遂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遂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那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那邊一干姐妹都在屋裏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那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姐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裏忽然心裏疼起來可曾做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近如實了說的大家一笑已撮合了金玉姻緣反說寶釵相就如賈心思之妙鳳姐舌之毒耀髮雖異命伏將來事實巧姐金桂張華自害等事中間夾敘元妃張惠及寶玉捉親釣魚古兆賈政陞官均係敘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線

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了纔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有意寓失口耶亦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云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句話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寫寶玉心中有意意形活畫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趁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着他笑不着不落之妙令人發笑在千真萬確情事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着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寶玉答應了個是才出來了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無華不靈說着這話却瞅着寶玉笑寶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好日子呢寶玉生長與寶釵生長遂遂映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我有這麼個頭是我個給事中鳳姐是給事中與前監察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紀舅舅你舅舅數個字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其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裏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種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開開攘攘車馬盈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蝴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